

王忠勇
著

《悲惨世界》鉴赏

· 世界文学名著鉴赏 ·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周定国
封面设计： 徐赞兴
版面设计： 刘黎东

王 忠 勇 著
《悲惨世界》鉴赏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875 插页2 字数110千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00

*

ISBN 7-5366-0522-6

I·110

定价：2.10元

目 录

《悲惨世界》缩写.....	(1)
人道主义艺术大师雨果	(108)
空前绝后的最短通信及其难以尽述的 底蕴	(112)
一、《悲惨世界》形象系列点评	(113)
(一) 冉阿让个性审美赏析.....	(113)
(二) 德纳第形象的排中对应机制	(131)
(三) 沙威性格系统的二律背反	(138)
(四) 芳汀形象的悲剧价值.....	(152)
二、《悲惨世界》的美学特征	(157)
(一) 一泓深切的感情.....	(157)
——《悲惨世界》的抒情艺术实录	(157)
(二) 一面人生的三棱镜.....	(175)
——理想、夸饰与个性形变.....	(175)

(三) 《悲惨世界》的戏剧性审美	
功能	(178)
——不寻常的戏剧环境	(178)
不寻常的戏剧冲突	(183)
戏剧语言与史诗语言的渗透	
.....	(187)
(四) 橡树, 对照成型	(193)
——《悲惨世界》艺术结构讨论	
.....	(193)
三、阴森森一个悲惨世界	(208)
——《悲惨世界》内容价值批判	(208)

《悲惨世界》缩写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一个步行者在暮色中走进狄涅城。他身体笃实，身材适中，一顶皮檐便帽压齐眉心，遮去了脸的上部；黄粗布衬衫里，露出一片毛茸茸的胸脯；蓝布裤破旧不堪，膝头泛白洞穿；老灰布衫两肘磨烂，用麻线串了两块绿呢布。他背了个布口袋，提一根多节棍，一双光脚塞在两只钉鞋里，这条四十七、八的汉子，其衣衫的褴褛同他身体的粗壮一样，确实罕见。

汗、热、风尘、劳累，穷汉子更显得潦倒狼狈。

小小的狄涅城里，谁都不认识他，除了饥渴和疲乏；没有人理会他，除了围追的小孩……他艰难地挨进一家旅店，感到一阵轻松和解脱。

“先生需要点什么？”

“吃和睡。”

店主从锅台上转过脸，目光射到客人身上道：
“要现钱！”

“我有钱。”汉子从布袋里掏出一大包钱说。

“柯尔巴十字架”是本城的头等旅舍，“华美堂皇，间接沐浴过皇家的光荣。”店主珍视这高雅清白的名声，这不，他正忙乎着，为车夫们准备雅致考究的晚餐。长叉上，肥田鼠夹在一串白竹鸡和雄山雉中间，在火前转动。炉子上，正烹调着两条青鱼和一条鲈鱼。店主从炉膛锅盏到每位来宾一应兼顾；他当然没有放过一次机会，上下打量这陌生旅客。

“能马上吃点东西吗？”

“稍微等一等，”店主说。他趁客人烤火时，煞有介事地摸出支铅笔，在废报纸角上写了点什么，交给一个厨役兼跑腿的小厮。

“我饿坏了，得马上吃东西，不管什么都行！”
“还得等一下，”这时，小厮已从市政厅跑回来，带回了那张纸。店主细心读过之后，向那焦急的旅客走上前一步说：“先生，我不能接待您。”

陌生人不安地欠身道：“怎么，怕我不付钱吗？我可以先会帐，我有钱！”

“不是因为钱”。

“那为什么？”

“您有钱……”

“有！”汉子赶紧解开布袋说。

“但是……我……没有房间”。

陌生人随和地建议说：“把我安顿在马房里就是了”。

“那不行！”

“为什么？”

“马房里没有空地”。

“那末，气楼上的一只角落也成，一捆草就够了。我们吃了饭再看吧。”陌生人并不计较挑剔。

“我不能够给您开饭！”这有分寸但又强硬的表示，使客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站起来，走上一步道：“哈，笑话！我快饿死了，我。太阳出来我就起身，走了十二法里^①路。我并不是不付钱，我要吃。”

“我没有东西给您吃，我没有准备。”店主回答。

汉子大笑起来，转身向着炉灶问，“没有东西，那是什么？”

“那是别人定下的”。

“谁定的？”

“那些车夫先生定下的”。

“他们多少人？”

“十二个人。”

① 一法里等于四公里。

“可那些东西，二十个人都吃不了”。

“这我管不着，反正是预先付钱定的”。

汉子坐下去，无力但肯定地说：“我已经到了这里，我饿了，我付钱，我不走”。

店主逼到他耳边，用一种使他吃惊的口吻道：“识相些”。他盯住准备辩解的旅客低声说：“废话已经说够了。你要我说出你的姓名吗？冉阿让！你还需要我亮出你的身份吗？实话实说，市政厅我早派人去过了，这就是回信！”他把那一角废报纸在客人眼前晃了晃，无比威严地命令道：“趁早走，免得我……”

汉子垂下头，拾起搁在地上的布口袋，走了。

像一个受了侮辱，满腹委曲的人，他紧靠着墙壁，夜游似地信步飘流。落魄者是不朝后面看的，他们害怕恶运的追踪。如果他回过头去，就会看见柯尔巴十字架的店主正立在大门口，旅客和行人围着他，听他说东道西，飞短流长。从人们惊疑的目光里，透露出山雨欲来的架势。

冉阿让熬到街尽头，发现一片破败的酒店。他不敢打正门走，轻轻推开后门。

“来的是谁？”老板问。

“一个想吃晚饭和过夜的人。”

“好咧，这儿有饭吃，也有地方住。”

冉阿让脸上现出了舒适的愁容，那种饱受磨难者特有的愁容。炉火边，阵阵香味从锅里冲出，安慰着来客；火光中，闪现着他强健阴郁的侧影。这相貌是稀奇的；一眼望去，像是谦卑，看到后来，却又严肃。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光，恰似荆棘丛中的一堆火。

老板被一个鱼贩子叫去，低声咕哝了几句，然后回到炉旁，突然把手搁在来客的肩膀上说：

“你得离开此地。”

客人低声下气道：

“唉，您不知道……”

“我清楚！”

“他们把我从那家旅舍里撵出来，可我……”

“可我又要把你从这里赶走。”

“您要我去什么地方呢？”

“去别的地方！”

汉子提起木棍和布袋，走了。

他走出店门，遇到一群从十字架旅店跟来的小孩，向他扔石子。他躲不过举棍要打，孩子们却像小鸟般散去。

他走过监狱，从墙上的小洞向里面请求说：

“看守先生，求您开开牢门让我住一夜吧”十月的夜风使得他声音发颤。

“你得先让人逮捕，后进这个门。”里面冷笑

道：“监牢又不是客栈。”

……

眼前是一个温暖的家庭。丈夫正逗弄膝头的小孩，母亲在哺育婴儿。墙上，挂着双管枪，桌上满是食物，壶里有酒，钵里是汤……冉阿让在这温柔宁静的美景面前出神。饥饿和劳顿使他清醒，他轻轻敲了门。

高大魁梧的丈夫走出来，是个兼做工人的农民。围裙里有一个铁锤，一条手巾，一只火药匣，那条腰带兜住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他衬衫敞开，露出粗壮的牛脖子，腮帮上黑须成片，下颏突出，有一种说不出的怡然自得的神气。

“先生，请原谅，假使我出钱，您能给我一盆汤，让我在园里的棚子里面住一夜吗？可不可以，假使我出钱的话？”

“您是谁？”主人问道，“为什么不去客栈呢？”

“我从壁马松来，走了一整天，客栈里又找不到空位。”

“笑话，今天没有演杂技，又不逢集，您去十字架没有？”

“去过了。他们不肯接待我。”

“去街头那家酒店没有？”

外乡人吞吞吐吐，迟疑地应道：

“他们也……”

农民马上警惕起来，他眼光在对方身上一阵紧张搜寻。忽然，他战栗着喊道：

“您就是那个人？……”

他倒退三步，从墙上拖下枪来。

惊惶失措的母亲抱起两个小孩，逃到她丈夫背后，敞着胸脯，睁大眼睛喃喃说：

“佐马洛德！”^①

主人端着枪，把对方当毒蛇观察一番之后，逼到门前吼道：

“滚！”

“请行行好，”陌生人央求道“给杯水吧！”

“给你一枪！”

门“砰”地关上了，板窗也关上了。夜暮降临，阿尔卑斯山刮来冷风，纠缠着这个无家可归的人。

暮色苍茫中，他看到街边花园里，有一个茅棚。他鼓起勇气，翻过木栅栏，向茅棚走去。茅棚的门，其实只算是一个低狭的洞，正如筑路工人在道旁搭起的风雨棚，这种棚子里，是不会有入过夜的。得到食物的希望已经破灭，但总算有了个落脚处。他全身躺下，爬了进去。里面很温暖，地上还铺了层麦秸。他没有爬起来，疲倦使

① “佐马洛德”，系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区方言，意为野猫。

他就势趴在那里，一动不动。背上的布袋压在他身上，这沉重的包袱让他想起了枕头，他动手去解捆口袋的皮带。正当这时，他突然听见一阵粗暴的声音，黑暗中，洞口现出一只恶狗脑袋。

原来那是一个狗窝。

他拿棍子当兵器，布袋作盾牌，好容易爬出狗窝，这倒运的人且战且退，费尽气力才跑回街心，他去到田野，那里阴森空旷，满眼是惊心动魄的凄凉；他返回狄涅城，累倒在一张石凳上。一个老妇人在黑暗中看见了他，吃惊地走近道：

“朋友，您这是干什么呀！？”

“老太婆，我在睡觉。”

“睡在石凳上？”

“我睡了十九年木板，现在轮到睡石板了”，冉阿让冷冷地回答。

“您应该去客栈……”是的，作为R侯爵夫人，她的建议是当然的，“您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没有钱。”

R夫人拿出荷包，里面有四个铜板。她小声自语道：“这点钱不够住客栈，不过您可以去试试，也许有人做好事，会让您住一宵。”

“试过了。”

“怎样呢？”

“我敲过所有的门，没有不撵我走的！”

“您敲过所有的门?”

“是的!”

“敲过那扇门没有?”R夫人指着主 教 院 旁边那幢矮房子问。

“没有。”

“您敲那扇门去。”

* *

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是狄涅城的主教大人。当地的穷人爱戴他，称他叫卞福汝^①主教。革命^②前，他称得上 贵族社会的 风流子弟。斯文秀雅，谈吐隽逸，青春韶华，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爆发，他流亡意大利。中年丧妻，膝下无子，我们不能断定也难以想象人生对他的打击，无从考证他的流亡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回国了，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虐尔的本堂神甫，那时，他已经老了。

一个偶然的时间，他为本教区一件小事陈情，居然见到了红衣主教斐许。皇帝恰好来看他的舅父斐许，碰上了米里哀先生那双好奇的眼睛：

“瞧着我的那汉子是谁呀？”拿破仑突然转身

① 卞福汝，法语意为“欢迎”。

② 这里“革命”意指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

发问。

“陛下，”他说：“您瞧一个汉子，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上算。”

不久，米里哀先生极其诧异地得到了被任命为狄涅主教的消息。到任时，他的妹妹，老姑娘巴狄斯丁陪伴他，而唯一的仆人则是马格洛大娘。妹妹比他小十岁，身材瘦削，性情温厚，她从来谈不上美丽，她的一生只能用“可敬”两个字来概括。马格洛大娘跟老姑娘同年，矮胖臃肿，终日忙碌不休。前者视米里哀为兄长兼导师，后者认他为一个好人。她们都绝对地听命于米里哀先生。

接任的第四天，主教首先解决了住房问题。他们一家搬出了豪华气派的主教大厦，同二十六个病人交换了这座矮房子。同一天，他又一劳永逸地处理了自己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五花八门的宗教、慈善捐款之余，他为自己留下了一千法郎，加上妹妹五百法郎的年金，三口人就在这里面过活。

米里哀先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官场有高大的帽子，教堂有巍峨的法冠，多少人为权威经营，多少人迷醉于黄金，他却执著于开掘慈悲。普天之下，愁苦便是他的矿藏。他只要有钱，就找到穷人；钱完了，便光临豪门。对宗教，他不

敢试图揭示那幽深的玄理，只是竭尽自己的微力；对世界，他不求阐释精微，只是包扎创伤。他的全部教义只是一句话：“人们应当彼此相爱！”

* *

这段时期，主教正在进行一项巨大的著述。目的是阐释大众的义务和个人的义务。八点来钟马格洛大娘正忙于晚餐。忙乎之中，并没有妨碍她同“姑娘”的谈话：

话题是司空见惯的话题，焦点是门闩，核心是这个家要不要关门。

主教有言在先：“医生的门，永不应关，教士的门，应常开着。”所以搬进这所房子时，他就叫人拆去了门上的铁闩，换上了一个里外都能打开的活闩。如果说九年来，大娘和姑娘总免不了为这事担惊受怕的话，那么现在可是到了危急关头。据马格洛大娘形容：“城里来了个奇形怪状的宵小，一个形迹可疑的恶棍……”她看见主教走进餐室，格外提高嗓门道：“警务不管，州长和市长不和，都想由他闹出乱子，好嫁祸于人。所以聪明人只有一条路，晚上万不可出门，躲在家里，堵紧窗户，尤其要好好把门闩严实。”

“哥，您听见马格洛大娘说的话没有？”巴狄斯丁冒着险，打断了主教的沉思。

“听到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吗？”

马格洛大娘赶紧又把整个故事从头说起，无意中免不了夸张一些。据说有了游民，一个赤脚大汉，一个恶叫化子，面孔凶恶，提着袋子绳子，正在街上迷雾里荡来荡去……这样的描述，已经足以令这两个女人心惊肉跳的了。更何况没有门闩，黑暗中那个怪物肯定会闯进屋来，就是在夜半，“我的天主，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马格洛大娘忍不住，又一再央告主教先生，准许她赶紧去找个铜匠，把从前那些铁门闩重新装上去。

就在这时候，有人凶狠地敲开了门。

“请进来，”主教说。

这个人就是那个往来求宿的过客，就是马格洛大娘想象中的幽灵。

他走进门，踏上一步，且不说他的装扮，单是眼睛里那种粗鲁、放肆，疲惫和强暴的神情，就足可认作恶魔的化身。

马格洛大吃一惊，早已丧失了叫喊的气力，巴狄斯丁姑娘吓得站不直身子，只能转脸望着哥哥，求得内心的安宁。

主教平静地望着来人。他刚想开口问这人需要什么，对方已大声说话了，

“我叫冉阿让，是个苦役犯。蹲了十九年大牢，出狱四天了。我从土伦来，要到蓬达黎去。今天我赶了十二法里路，天黑才到这地方。我在

市政厅请验了黄护照，就被人赶来赶去，这黄护照又是非请验不可的。我饿，我累，我冷。没有落脚的地方，就睡在那块空地的石板上，是一个婆婆叫我来敲这扇门的，我已经敲过了。这是什么地方？是客栈吗？我有钱。我有积蓄。有一百零九个法郎另十五个铜子，这是我在监牢里，用十九年工夫做工挣来的。我可以付帐，您肯让我歇下来吗？”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加一付刀叉。”

“不，不是这个意思！”冉阿让走近主教说：“您听见没有？我是一个苦役犯，刚从牢里放出来。这就是我的黄护照。这东西害我处处受人撵。您要我念吗？我在牢里念过书，”他不等主教同意就读起来：“冉阿让，苦役犯，刑满释放，原籍……处狱中十九年。计穿墙行窃，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十四年。为人异常险狠。”他收起护照低声道：“就这样，人家到处撵我，您肯收留我吗？您这里是客栈吗？您肯给我吃，给我睡吗？这里有一间马房没有？我付现钱！”

“马格洛大娘，您在壁厢的床上铺上一张白床单。”主教回头道：“先生，请坐下烤烤火，我们马上吃晚饭，您吃饭那时，床也预备好了。”

冉阿让终于看懂了主教的意思。他惊讶、疑惑、欢乐，禁不住感激道：“老板，您是一个好